

稀世绣像珍藏本

紅樓夢

(清)曹雪芹 高鶚 著
周书文 点校
(清)改琦 紹像

北京圖書出版社

稀世绣像珍藏本

红

I242.4
240
:3

楼

梦

第三卷

(清)曹雪芹 高 鸥 著

周书文 点校 (清)改 琦 绘像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1)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酬训教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19)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31)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40)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51)
第七回 尤氏女独请王熙凤	贾宝玉初会秦鲸卿	(61)
第八回 薛宝钗小宴梨香院	贾宝玉逞醉绛芸轩	(71)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人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80)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87)
第十五回 庆生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94)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02)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08)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15)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23)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大[夭]逝黄泉路	
		(130)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怡红院迷路探曲折)		(140)
第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150)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63)

红 楼 梦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75)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82)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90)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言[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200)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染[惹]相思	
		 (208)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敝[蔽]遇双仙	
		 (219)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30)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40)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49)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63)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灵[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75)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83)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93)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301)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308)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俏[巧]结梅花络	
		 (318)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329)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338)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韵 (351)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60)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69)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382)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91)

目 录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攢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 (401)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 (410)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 (419)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却[绝]鸳鸯偶	
			…… (430)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 (441)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 (451)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 (460)
第五十回	芦雪庐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 (470)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 (483)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 (49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 (504)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 (515)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 (526)
第五十六回	贾探春兴利除宿弊	薛宝钗小惠全大体	…… (537)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宝玉	薛姨妈爱语慰痴颦	…… (549)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 (564)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 (574)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 (581)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认贓	判冤断狱平儿行权	…… (591)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 (60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 (616)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 (631)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三[二]郎	
			…… (64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 (653)
第六十七回	馈[见]土物[仪]颦卿念故里	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 (660)

红 楼 梦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676)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686)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696)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705)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倚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717)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香[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727)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737)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事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兆] (752)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凉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765)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777)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 (791)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807)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814)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人家塾 (823)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832)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843)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854)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864)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875)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884)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89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902)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910)
第九十五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919)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926)

目 录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 (935)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 (944)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 (955)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 (964)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 (973)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 (986)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 (994)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 (1002)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 (1010)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 (1021)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 (1028)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 (1037)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 (1045)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 (1052)
第一〇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 (1060)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 (1069)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 (1078)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 (1090)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 (1099)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 (1109)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 (1118)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 (1127)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 (1134)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 (1143)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 (1152)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 (1162)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 (1172)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 (1185)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宝玉 薛姨妈爱语慰痴颦

说那宝玉听说王夫人唤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带他拜甄夫人去。宝玉自是欢喜，忙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见其家中形景，自与荣、宁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者。细问，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王夫人到了家中，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戏，请过甄夫人母女。后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辞，回任去了。无话。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便上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些？”紫鹃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紫鹃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宝玉笑道：“所谓‘病笃乱投医’了。”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说道：“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春天风馋，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没要紧的那起混帐行子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合小时一般行为，如何是好。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了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时（辰），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好。

红 楼 梦

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忽扭头看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颊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宝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此作什么？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呆病了？”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做什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既防嫌疑，不许你们理我，你又寻我作什么？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罢了。”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

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鹃。紫鹃因问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道：“也歇中觉，所以等了这半日。姐姐你又听笑话儿：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钏儿姐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儿，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儿叫我。（我）只当有什么话说，原来他合太太告了假，出去给他兄弟伴宿去坐夜。明儿送殡去，跟他的小丫头子小吉祥儿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缎子袄儿。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脏的地方去，恐怕弄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弄脏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环，都是姑娘叫紫鹃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诉他，还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竟费了大事，误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转借罢。’”紫鹃笑道：“你这个小东西（倒）也乖。你不借给他，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会子就下去了，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雪雁道：“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时已去了。”紫鹃点头。雪雁道：“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鹃听了，忙问在那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后头桃花树底下呢。”

紫鹃听说，忙放下针线，又嘱咐雪雁好生听着：“若问我，答应我就来。”说着，便出潇湘馆，一径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着，含笑说道：“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宝玉 薛姨妈爱语慰痴颦

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

紫鹃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尚走开，这会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鹃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姐妹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了进去——我才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合他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有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合他要，也太托实。虽不便合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些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我竟没告诉他。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紫鹃道：“原来是你说的，这又多谢你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鹃道：“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闲钱吃这个。”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往那个家去？”紫鹃道：“你妹妹回苏州去。”宝玉笑道：“你又说谎。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无人照看，才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是扯谎。”紫鹃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了。你们贾家独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们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终不成林家的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林家虽穷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宦之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与亲戚，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顽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的，打点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么回答，只不作声。忽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这里。”紫鹃笑道：“他在这里问姑娘

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身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般，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时李妈妈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一摸，嘴唇人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袭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搗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袭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

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这般。袭人听了，忙至潇湘馆来，见紫鹃正伏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鹃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些什么？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椅上。

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失措，便不免也慌了，问怎么了。袭人定了一会，哭道：“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了！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黛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久经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炽胃扇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宝玉 薛姨妈爱语慰痴颦

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紫鹃哭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顽话，他就认真了。”袭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顽话认真。”黛玉道：“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

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鹃，便眼内出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了几句顽话。”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嗳哟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方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着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他打。

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也带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顽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聪明伶俐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哄他作什么？”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兄妹两个一相处长了这么大，比别的姐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刺刺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单大娘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贾母道：“难为他们想着，叫他们来瞧瞧。”宝玉听了“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来接他们来了，快打他出去罢！”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罢。”又忙安慰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他的，你只管放心罢。”宝玉哭道：“（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的！”贾母道：“没姓林的人来，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众人：“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来，你们也别说‘林’字。好孩子，你们听我这一句罢！”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那十锦阁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

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叫拿下来。袭人便拿下来，宝玉伸手便接过来，掖在被中，笑道：“这可去不成了！”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

一时人回大夫来了，贾母忙命快请进来。王夫人、薛姨妈、宝钗等暂避里间，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旁。王太医进来，见许多的人，忙上去请了贾母的安，拿了宝玉的手，诊了一会。那紫鹃少不得低了头。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溶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

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背药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说：“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贾母道：“既如此，请到外面坐，开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预备好谢礼，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若耽误了，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正堂。”王太医只躬身，笑说：“不敢，不敢。”他原听了说“另具谢礼命宝玉去磕头”，故满口说“不敢”，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之戏语，犹说“不敢”，贾母与众人反倒笑了。

一时，按方煎了药来服下，果觉比先安静。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鹃，只说他去了便是要回苏州去了。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另将琥珀去伏侍黛玉。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边事务尽知，自己心中暗叹。幸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气，自幼是他二人亲密，如今紫鹃之戏语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处去。

晚间，宝玉稍安，贾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还遣人来问几次。李奶母带领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鹃、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说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彼时，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开窍通关散各样上方秘制诸药，按方饮

服。

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渐次好起来了。宝玉心下明白，恐紫鹃回去，故有(时)或作假狂之态。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夜辛苦，并没有怨意。袭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鹃笑道：“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也没见我们这呆子，听了风就是雨，往后怎么好。”暂且按下。

因此时湘云之症已愈，天天过来瞧看，见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了与他瞧，引的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原来他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如今听见人说还不信。无人时，紫鹃在侧，宝玉又拉他的手，问道：“你为什么唬我？”紫鹃道：“不过是哄你顽的，你就认了真了。”宝玉道：“你说的那样有情有理，如何是顽话。”紫鹃笑道：“那些顽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实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踪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

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鹃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睛里还有谁呢？”宝玉听了，又惊问：“是谁定了亲？定了谁？”紫鹃笑道：“年里我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么疼他？”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顽话，他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形景？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劳什子，你都没劝过，说我疯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怄我。”

一面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一面说，一面又掉下泪来。

紫鹃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忙笑解释道：“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来试你。”宝玉听了，更又诧异，问道：

“你又着急什么？”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极好，比合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独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分；若去了，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设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准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紫鹃听了，心下暗暗筹画。忽有人来回：“环爷、兰哥儿问候。”宝玉道：“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婆子答应去了。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宝玉道：“正是这话。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鹃听说，方打叠铺盖、妆奁之类。宝玉笑道：“我看见你文具里头，有两三面镜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给我留下罢。我搁在枕头旁边，睡着好照，明儿带着出门也轻巧。”紫鹃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将东西过去，然后别了众人，自回潇湘馆来。

黛玉闻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多哭几场。今见紫鹃来了，问其缘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贾母。夜间人定后，紫鹃已宽衣卧下之时，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黛玉不答。

紫鹃停了半响，自言自语的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长大在一处，脾气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他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还不歇歇，还嚼什么蛆。”紫鹃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候，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怕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宝玉 薛姨妈爱语慰痴颦

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最难求’。”

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今儿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儿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鹃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何好处？”说着，竟自己睡了。

黛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次日勉强梳洗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等亲来看视了，又嘱咐了许多话。

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至众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已早备下了两色针线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戏，请贾母与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时，贾母等顺路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至次日，薛姨妈家又命薛蝌陪诸伙计吃了一天，连忙了三四天方完。

因薛姨妈看见了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事浮奢，又恐遭踏了人家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凤姐叹道：“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旁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薛姑妈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的。”贾母忙问何事，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贾母笑道：“这有什么不好启齿的？这是极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婆说了，怕他不依？”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请了邢夫人过来，便作保山。邢夫人想了想：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硬作保山，将计就计便应了。贾母十分欢喜，命女人

请了薛姨妈来。

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的谦辞。邢夫人即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妇。他夫妇原是来此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极口说妙。贾母笑道：“我最（爱）管个闲事，今儿又管了一件，不知得多少谢媒钱？”薛姨妈笑道：“这是自然的。纵拾了十万银子来，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亲，还得一位才好。”贾母笑道：“别的没有，我们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说着，便命人去叫过贾珍婆媳二人来。贾母告诉他缘故，彼此都忙道喜。

贾母吩咐道：“咱们家的规矩，你是尽知的，从没两亲家争礼争面的。你如今算替我在当中料理，也不可太俭，也不可太奢，把他两家的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应了。薛姨妈喜之不尽，回家来忙命写了请帖，补送过宁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无奈贾母亲嘱咐，只得应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倒还容易说。这且不在话下。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母因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一个婆婆，大姑和小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孩儿，正好亲相呢。”邢夫人方罢。

岫、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约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比先未免拘泥了些，不好与宝钗姊妹共处闲语；又兼湘云是个爱取笑的，更觉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有女儿身分，还不是那种佯羞作愧、一味轻薄造作之辈。

宝钗自见他时，见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是年老有德之人，独他父母皆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看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闲话之